



杜 印·李 强 等 著

凤凰树下

群 众 出 版 社

凤 凰 树 下

杜 印、李 强等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62年8月

群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交民巷1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书号(总)169(文)105开本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张 $2 \frac{3}{16}$

1962年8月第1版 1962年8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45千字 印数 00001—50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7·105

定 价：(4) 0.21元

內容提要

这是一部以广东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为背景的反特电影文学剧本。

它通过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——鄺阿婆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，在新社会的成长发展，概括两个时代，生动、深刻地揭示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两种警察的不同本质；旧社会旧警察无恶不作，新社会新民警处处为人。旧社会毁了鄺阿婆的一家，把她逼到生活的絕境。从旧世界跨进新世界是由死到生。新社会给了她一切，生命、健康、生活、温暖、幸福，所以，她一旦有了阶级觉悟，在敌我斗争中得到了鍛煉，提高了警惕和识别敌人的能力，划清了敌我界限，她就能奋不顾身地保卫新社会——自己保卫自己。儿子可以不要，生命可以牺牲，但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可动摇，新社会不可破坏分毫。同时，剧本也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妄图破坏我人民公社的罪恶阴谋，指出了特务分子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向人民繳械投降。

目 录

序 场	凤凰树下两个世界·····	(1)
第一章	敲不开的門·····	(4)
第二章	打的是旧警察·····	(9)
第三章	六十寒暑第一春·····	(12)
第四章	人民警察是亲人·····	(14)
第五章	水火不相容·····	(18)
第六章	两条道走哪条? ·····	(29)
第七章	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·····	(40)
第八章	颱風的考驗·····	(51)
第九章	大义灭亲·····	(56)
尾 声	凤凰花开遍地紅·····	(66)

序 場 鳳凰樹下兩個世界

廣東沿海的一個城市，它的兩隻長長的臂膀，擁抱着巨大的海港。正是鳳凰樹開花的季節，碧綠的海水，火紅的花兒，椰子樹裊裊娜娜地站立在堤岸上。（鏡頭越過海港推向城市，推向鳳凰樹，然後又緩緩搖過）

鳳凰樹一棵挨一棵，一排接一排，棵棵都是滿樹開花，花瓣在地上鋪了一厚層，就好像全城都在舉行婚禮一樣。

這時候，我們聽見影片的主角鄺阿婆在畫外向觀眾問道：“這個地方漂亮嗎？它是我的家鄉。但是在舊社會，家鄉的花兒却不是我們的……”

隨着她的聲音，我們看見一雙沉重的皮靴進入畫面，踐踏着美麗的花瓣，這是帝國主義警察的鐵蹄。鳳凰樹下行走的全是奇裝異服的西洋人。警察必恭必敬地向他們鞠躬，給他們讓路。但是當他拐過牆角發現一個賣水果的小販的時候，立刻露出一副猙獰的面容，二話不說，上去就是一腳，菠蘿、芒果散了滿街。

隨着菠蘿的滾動，鏡頭轉到這個城市的另一個世界。這裏沒有西洋人，也沒有鳳凰樹，到處都是爛泥、垃圾堆，許多低矮的破草房擁擠在一起。

鄺阿婆的聲音說：“我們窮人只能住在這樣的地方……”

这时候，一个卅多岁的女人从一所破茅屋里走出来。她衣服破烂，面容憔悴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充满了忧郁。

鄺阿婆的声音說：“廿几年前我就是这个样儿。我們几輩子都过着这样的日子。旧社会沒有穷人的活路……”

卅多岁的鄺阿婆提着飯罐子，背着她那初生的嬰兒，赤脚走在泥濘的道路上。看得出来她的身体非常衰弱，头上勒的布带子說明她还在月子里。

她吃力地爬上堤岸，一边喘息，一边凝視着远方。港灣外面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。

她的声音在說：“我的祖父死在海里，我的父亲死在法国鬼子的刀下……”（镜头从海洋搖向停泊在港灣里的英、法等国的兵舰）

“我的丈夫——”（镜头从兵舰搖向碼頭）

說到这里，鄺阿婆的丈夫——一个面帶病容的碼頭工人，扛着一座小山似的貨箱子，从外国商輪的跳板上吃力地挪着步子往下走。这时候，一个在碼頭上玩耍的小洋人忽然跑来捉弄他，往他脚底下塞了块香蕉皮。他脚一滑，摔倒在碼頭上。洋貨散了一地，小洋人捧腹大笑。接着是老洋人发火。碼頭上的警察跑来就是一脚，鞭子劈头盖臉地抽下来。

来送飯的鄺阿婆見丈夫挨打，立刻扑上去。警察狠狠地踹了她一脚。她又要护丈夫，又要护孩子，警察把他們三人一块儿抽。

鄺阿婆紧紧地抱着丈夫，眼看他吐出一大口血。

她的声音說：“我的丈夫，就这样死在碼頭上……”

她正要傾听丈夫臨終的遺言，背上的嬰兒忽然吱哇一声哭起来，原来是警察的鞭子抽在他身上。她連忙抽出一只手

去护他。

丈夫死后，为了维持生活，鄺阿婆不得不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：有时奶别人的孩子，有时挑担，有时洗衣，有时劈柴，有时拉車，……她不論在干什么活，都要时时抽出一只手来拍哄她背上的小儿子。随着时间的变化，鄺阿婆脸上的皺紋越来越多，孩子也渐渐长大了。

这一天，鄺阿婆正在門口給她那八、九岁的小儿子冲凉（洗澡）。在母子欢笑中，天空忽然落下炸彈来。这是一九三八年。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来轰炸这个和平的城市。

逃难的人群。

鄺阿婆的声音說：“人們都說香港太平，誰料到香港這地方更不太平。……”

“米”字旗下。

香港街头，鄺阿婆和她那十一、二岁的小儿子在做小买卖，一个警察神气十足地走来，把他們的香烟、水果連吃帶拿。儿子气不过，罵了他一句，他举起警棍就要打，被母亲一把抓住了。警察把母亲推倒在地上，又轉身去追儿子。正在这时候，街上忽然混乱起来了。

“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”——字幕叠印在画面上。

日本兵舰在海面上开炮。

人們在炮火下四散奔逃。鄺阿婆赶紧从地上爬起来去找儿子。

她的声音繼續說：“日本鬼子又夺去了我的儿子。最后，我自己也被逼到死路上。我的胸前得了一种难纏的病，沒錢治，香港的警察說妨害卫生，硬要把我送到荒島上去餓死……”

有病交迫的鄺阿婆躺在樓梯下面的床位上。

一个香港警察气势汹汹地走上楼，一手搗着鼻子，一手把鄺阿婆拉下床。鄺阿婆苦苦地哀求他，他还是把她头朝下往楼下拖，鄺阿婆不得不把身上仅有的几張鈔票給了他。

鄺阿婆的声音說：“我把买棺材的錢都給了他，他还不饒我……”

鄺阿婆絕望地坐在樓梯半腰哭泣着。

她的声音在画外說：“死在香港，不如死在自己的家乡。子是我就回来了……我寻死的那天正是正月十五，一个团圆的日子……”

第一章 敲不开的門

“元宵灯会”——一块用电灯泡鑲成的光彩夺目的豎匾。

公园里正在举行花灯竞赛，各式各样的花灯琳琅滿目。

一盏走馬灯里，人在跑，馬在跳，小人高举着“一九五三年”和“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而奋斗”的标語在旋轉。

最吸引人的是那盞带杂技表演的大花灯，观灯的人站得满满的。姑娘們像蝴蝶似的飞来飞去。处处都是欢笑声。

这时候，一个年青的人民警察匆匆走过来。

“老謝！”

“永春！”

.....

許多人热情地和他打招呼，留他看花灯；他同样热情地回答着他們，但是一步也沒有停。

这个叫謝永春的人民警察，身材高六，体格健壯，動作沉穩，態度和藹。高鼻子，深眼窩，厚咀唇，寬顴骨，一副典型的廣東人的面孔。

謝永春走進九橫巷。這就是影片一開始出現過的那個沒有鳳凰樹的旁人居住的地方。雖然還是舊草房，但是和過去完全不同了：爛泥、垃圾堆消滅了，到處掃得干干淨淨的，附近還出現了幾座小工廠。

九橫巷的人們一看見謝永春就親熱地迎上來。

這個說：“老謝！我等你吃湯圓，你怎麼不來？”

那個說：“老謝，我們一家子等你團圓，你說來不來，認打、認罰？！”

一個瞎眼的阿婆忽然從屋裡跑出來，伸着兩隻手，一連氣兒喊道：“老謝，老謝，你快來！”

謝永春見這神情，吃了一驚，忙過來關切地問：“阿婆，有事嗎？”

“有事，有事。”她一把逮住他的手，就把他往回拉，滿街人都被她逗笑了。

謝永春知道是拉他去吃湯圓，忙說：“阿婆，我吃饱了，肚裡沒處攔了。”

“撐不死你！”

“不，阿婆，你聽我說。”他趨近她的耳朵小聲說：“那個從香港回來的鄭阿婆兩天沒吃飯了，我去看看她。”

聽說這話，瞎眼的阿婆立刻放開手。她的心裡熱呼呼的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真是！這孩子，街上只要有一個人不吃飯，他就吃不下、睡不着。”

謝永春走到鄭阿婆的門前。這裡正圍着許多人。

“老謝!”一个光着双脚、背着孩子的年青妇女首先迎上来。这是九橫巷的居民组长，名叫胡碧蓮，健康美丽，积极热情。衣服很朴素，背带却很鲜艳。

“她吃了沒有?”謝永春問。

胡碧蓮发愁地：“沒有，我們把口都說干了，她就是不吃、不喝、不言声。”

阿婆們都爭着告訴他。

这个說：“他自打香港回来就沒动过烟火。”

那个說：“你让大伙去劝她，这会儿，她干脆把門关上了，瞧!”

又一个說：“一个人老不吃飯，不得餓死嗎?”

住在对門的王阿婆說：“我說，你們別一个勁儿念叨吃飯吃飯的，我看，她是有病啊!”

“什么病?”一听这話謝永春着急了。

“她不說哪知道，病还不輕呐!你看她的气色，一天比一天难看。”

“真是，我怎么沒想到这个呢!”謝永春連忙去敲門。“阿婆!阿婆!快開門!快開門!你有病，咱們赶紧請医生看，可別耽誤了。阿婆!阿婆!……”他一陣比一陣急地敲門。

一个夜不閉戶的派出所。午夜已过，还不断有人来办戶口。

謝永春气冲冲地从外面走进来。

值班的內勤民警玩笑地問：“这么晚才回来，找对象去了?”

“找你!”謝永春沒好气地刺了他一句，就噔噔噔地上樓

去。他跨进办公室，直冲所长走过去：“所长，我向你汇报。”

正在和别人谈话的所长亲切地看着他，笑着说：“这么急吗？”

他非常熟悉他的下级，一眼就看到他的心里了：“脑子又热了？……先冷一冷。”

“好，我……”谢永春努力克制着自己，但是冷静不下来。他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最后走到窗户跟前，不住地咬自己的手指头。

这一切都看在所长的眼里。他结束了谈话走过来，按住谢永春的肩膀，风趣地说：“叫人家轰出来了？”

这位所长是个北方人，军队转业的干部，虽然穿着便衣，但仍然保留着军人的风度。他很严肃，但是能把一件严重的事情说得很轻松，这使同志们感到很亲切。

谢永春被所长的话逗笑了：“轰出来？！这会儿干脆不让进门了。”

“你敲啊！”

“我敲了两个钟头。”

“敲不开？”

“敲不开。”

“那是咱们的工作还没做到家。”

“我什么没给她做？她得接受啊！我劝她吃饭，她不吃；给她打扫屋子，她不让；她明明有病，我给她请医生，她不要……我越对她好，她越反感，你说有这样不知好歹的人吗！”他越说越恼火。

“你说的是九横巷25号刚从香港回来的那个老大娘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这不奇怪。解放前你没受过警察的气？你卖菜，他拿你的菜；你卖香烟，他抽你的烟；你蹬三轮，挨他打……那时候你怎么说来着？‘恨不得把全世界的警察都杀光了！’”

“那是旧社会，可我是人民警察。”

“她怎么分得清！”所长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望着窗外的星空缓缓地說：“这个鄺阿婆的身世和咱们差不多，几辈子受穷。祖父是个渔民，被颱風刮跑了。父亲因为反抗帝国主义，牺牲了。丈夫是个碼頭工人，就是被警察打死的——”

謝永春吃惊地：“嗟？！”

他尊敬地看着他的上級，心里暗暗地佩服他。

所长继续說：“这么多年，她流落在香港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一定有什么苦情难对人言。要好好地解她。”他亲切地按着謝永春的胸脯說：“你还没有找到她开心的钥匙，一把鎖要一把钥匙开。”（化）

深夜。謝永春枕着双手躺在床上，反复想着所长的話，在心里說：“什么样的钥匙，才能打开她的心呢？什么钥匙……”

正在这时候，忽然听见楼下有人气喘吁吁地嚷道：“不好了！鄺阿婆要寻死，直往海边跑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謝永春翻身跳下床就往楼下跑。

广东虽然暖，正月天还是挺冷的，謝永春外衣都没来得及穿，就骑着自行車沿着濱海馬路飞驰。一路不断有九横巷的群众給他指方向。最后他跑到鄺阿婆丈夫被警察打死的那个碼頭上，居民組长指着一个地方說：“就在这儿，刚跳下去。”

謝永春二话没说，一个入水式就钻进海里去。

黑色的巨浪汹涌着，謝永春像条蛟龙似的在海浪里翻滚。

胡碧蓮在岸上大声嚷着：“往那边！再往那边！”

九橫巷的人們赶来了。派出所的民警們也都赶到了。他們紛紛脫去衣服准备下海去救人，忽然听见一个姑娘高兴地嚷起来：

“救上来了，瞧！——老謝！”

晨曦中，謝永春双手托着昏迷不醒的鄭阿婆，在碼頭附近的淺灘上踏着卷卷的白浪走过来。他的臉蹭破了，手在出血，寒風吹得他嗦嗦地抖，但是他全神关注的却是鄭阿婆。
(漸隱)

第二章 打的是旧警察

謝永春和胡碧蓮、王阿婆的儿子阿光等人抬着担架吃力地爬着一个陡山坡。早晨的阳光映照在他們那汗流滾滾的面頰上。

医院急診室。一个年老持重的外科医生正在給昏迷中的鄭阿婆作檢查。謝永春光着臂膀不住地擦着汗，急切地期待着医生的回答。

檢查完以后，老医生盖上病人的胸脯，半天沒說話。謝永春跨上一步，焦急地問：“怎么样？她这个病能治嗎？我們已經跑了好几个医院了。”他几乎是在恳求他。

老医生看着他那含着泪水的眼睛，看着他臉上的伤痕，禁不住問：“是你母亲嗎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亲戚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是我戶管区的居民。”

“那，你是——”

“人民警察。”

“噢！民警同志。”老医生带着一种非常尊敬的語气說。

这时候，他才注意到他的褲縫上有一道紅边。

謝永春热情激动地說：“老医生，她是从香港回来的，是从苦海里爬出来的，我們要千方百計地挽救她！……”

老医生长久地看着他，眼睛渐渐湿润了。他忽然轉身对門口的一个职员說：“給她办住院手續！”

那个职员为难地：“林大夫！您不是不知道，滿員了！沒床位！連过道都住上了！我們不能收！”

老医生坚决地：“住我的办公室！”他指着謝永春对护士說：“給他全身消毒！”然后紧紧地握了下謝永春的手迅步走去。

外科主任办公室。这里仍然是办公室的样子，只是多了張病床。

鄭阿婆躺在床上，神志渐渐恢复了。她定睛一看，发现自己沒有死，是躺在医院里，爬起身来就往外跑。

守在門外的謝永春見护士拦不住，連忙走过来。鄭阿婆一見警察就仇恨。

“噢！原来是你把我弄到这儿来的！……”

謝永春溫和地，“阿婆，你听我說——”

“我不听！你让我走！”

“你，你不能——”

“你要把我怎么样？！我做鬼你们都不让！……”

謝永春更加溫和地：“不，阿婆，这是为你好——”

“为我好？你还能为我好？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！……”

她神經質地看著他，忽然瘋狂地冷笑起來。

這時候，打死她丈夫的警察、搶她兒子的警察、把她從樓梯上往下拖的警察都出現在她眼前。積了幾十年對警察的仇恨一齊涌上心頭來，她狂怒地罵道：

“我受了你們一輩子害，還看不透你的心！我丈夫怎麼死的？！我兒子怎麼丟的？！我得了病，我是給有錢人奶孩子坐下的病啊，你們一次一次敲我的竹杠，硬要把我往荒島上送，硬要把我往死路上逼；我把賣棺材的錢都給了你們，還不饒我；我一回來，你就鬼影子似地跟着我。老實跟你說吧，我一個子兒都沒有了！你什麼也得不着！”

“阿婆，你弄錯了。”謝永春一點也沒動氣，只是耐心地解釋着：“你說的那都是舊社會的警察，我們是人民警察，不要你的錢，現在——”

“現在我不想活。”她絕望地說，“我沒有活路，你讓我死去！你走開！你走開！……”她哭着，拚命地喊着，用拳頭在他的胸脯上捶着。

謝永春任她打、任她捶，一動也沒動。他想着她的苦難，知道她捶打的是舊社會。

鄺阿婆的力氣耗盡了，她忽然昏過去，撲倒在謝永春的胸脯上。

謝永春像親人似的扶抱着她，一行熱淚涌出來。（漸隱）

第三章 六十寒暑第一春

医院住院处。前面出现过的那个职员站在柜台里面对謝永春說：“动这手术需要她的亲人签字。”

“好，我签。”謝永春低声說着，拿起笔来在入院申請书上写了“謝永春”三个字。(化)

鄺阿婆被送进手术室。

墙上的时钟从一点走到五点。

謝永春不安地在手术室外面来回走着。他越来越担心。

一个护士走来对他說：“派出所又給你來電話了。”

謝永春拿起話筒說：“……还没有……”

所长在派出所打电话：“怎么这么長時間还没搞完？是不是有危險哪？……”

謝永春沉重地：“难說。”

“喂！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情，剛才李局长也來電話了……”

謝永春：“是，是最好的医生——林大夫。”

年老的林大夫在緊張地做着手术，斑白的鬚旁挂着汗珠。

冬日的树木，眼看着枯树枝子发了芽。

鄺阿婆躺在病床上。她的病容消失了，但是臉上仍然被愁云籠罩着。

这是在一間寬敞的病房里。每个病人都有親人來探望，只有鄺阿婆的床前空空的。